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八
三
十

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因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
昭共掌衆事時曹操新破袁紹兵威甚盛七年下書責
權任子權召群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
不欲遣質乃獨將瑜入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
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
於郢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
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
錢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
土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

通志卷之四十一
四
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受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之生虜龍遂

十三年春權討江夏以瑜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操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與權書言水步八十一萬將東下將士聞之皆懼權大會群臣問以計策張昭等議咸曰曹操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所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不如迎之為愈瑜曰不然操雖託名

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雄武之姿杖父兄之烈割據
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行天下
爲漢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
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
能與我較勝負於舟楫可乎今北土旣未平安加馬超
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捨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
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
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
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

萬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
也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孤尚存
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
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迎操者與
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
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
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
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
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其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

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
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
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
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
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
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時劉備
爲曹操所破欲引兵南渡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
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平等與備
并力逆曹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

操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
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
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其中
以帷幕覆之建龍幡牙旗於艦上先書報曹操欺以欲
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
引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風猛火烈悉
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
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
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至南郡與仁相對

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
 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
 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
 跨馬櫟陳會流矢中右脇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
 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
 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州陵為
 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兵公安詣
 京見權瑜上啓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
 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從備置是盛

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昏其智識分此
 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
 猥割土地以資其業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
 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
 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侵寇
 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
 將軍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
 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
 以躡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

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發哀感慟左右喪當還
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爲供給初瑜見友於策太
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
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瑜性度恢廓大率爲得
人唯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
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
若飲醇醪不覺自醉也始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
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
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

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
爲曹氏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
烈故來叙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
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
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
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械訖還飲
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
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
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

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
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
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
送之大宴會叙別昭肅等先出權獨留與備語備因言
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
不久爲人臣耳瑜之破曹操也操曰孤不羞走後書與
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
此名瑜威聲遠著故備與操咸欲疑譖之後權稱尊號
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

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
有誤周卽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
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
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
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列瑜勲績謂宜褒
顯其後乞胤餘罪還兵復爵以勸來者權尚未許會
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
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
護爲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

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
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
於財性好施與多賑窮弊肅體貌魁竒少有壯節好為
竒計時天下已亂乃學擊劔騎射招聚少年標賣田宅
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
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
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二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
一困與瑜瑜益知其竒也遂相親結定僑扎之分袁術

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立事故不應
命乃令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暴橫淮泗間非遺種之
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國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
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
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
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不
賞不追無罰何為相偪乎又自殖者引弓射之矢皆洞
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南到居巢就
周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

通志吳列傳三十一
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
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
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
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
荅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
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
荅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吾之主
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
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

符正烈士攀龍附鳳馳驚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
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
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悅之
衆賓罷退肅亦辭出權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
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桓文之
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
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
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
卒除為將軍計唯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

此亦自無嫌可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
進伐劉表巨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
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
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
麤疎不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
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及劉表死肅進說曰荆楚與國隣
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
里工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
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雄梟與

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
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違離宜別圖之
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
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圖曹操備必喜而從
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
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
而表子琮已降曹操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
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
權并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

通志卷之三十一
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遣亮使權肅亦返命會
權得曹操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
言權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
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
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
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
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
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
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

我也時周瑜受使至鄙阻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
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及曹操破走肅即先還
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迎而禮之因謂曰
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
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
海惣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
權撫掌大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
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
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

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
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
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歿踰之日所懷盡矣即拜肅
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
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
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孫權破
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網維頽弛周瑜甘
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
璋託為宗室冀正心威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

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被髮歸於山
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江陵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
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
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
取備聞之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
肅要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
因數責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
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
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

慮極志摧勢弱圖欲遂竄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
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
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籍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
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肅聞貪
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不能明道處分以義
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羽無
以荅備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至鎮卒實建安二
十二年也年四十六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
發哀及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
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
當遠到至永安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
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
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
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
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
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母
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少輕之曰孺子何能為此

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嗤辱之蒙大怒引刀刺
之出走逃于邑子鄭長家因校尉袁雄自首雄承聞爲
言於孫策策召見竒之引置左右數年鄧當死張昭薦
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
欲并合之蒙陰賂貫爲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
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楊所向有功
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
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
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

以蒙爲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
西破曹操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與軍來
附瑜表以肅軍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
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
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
分蒙謂瑜普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
久蒙保公績能十口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以柴斷
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
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

三百疋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盛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隣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撫其背曰呂子明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

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常苦多務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覽詩書禮記左傳國語唯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

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權後嘗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將欽蓋不可及也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爲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竒爲蘄春典農屯皖田數爲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之竒遂退縮其部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數進竒計又勸權

夾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乃作塢曹操不能下而退遂使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諸將皆勸作土山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旣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

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
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
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
手執抱鼓士卒皆騰踴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
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
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蒙還尋
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執馮鳥累百
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悉放復爲
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

沙零桂二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唯零陵太守郝普
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
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
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邕載南陽鄧玄
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之
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
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
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
樊本屯救邕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

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
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太以旦
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
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
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
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
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
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
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

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
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撫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
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
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爲界以零
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師還遂征合肥旣徹兵
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操又大出濡
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
曹操操前鋒屯未就蒙發弩攻破之操引退拜蒙左護
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遂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

通志吳列傳三十一
五十一
以屬焉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瀏陽漢昌州陵與關羽
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
初魯肅等以爲曹操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
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
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
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
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
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
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

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
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
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
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
此言爲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
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
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
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
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疾

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異信之稍徹兵以赴
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
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
精兵艍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
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
仁麋芳先與羽有隙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
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
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
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軍法遂垂涕斬之於

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
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城中大悅羽府藏
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
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
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
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
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羽父子俱禽荆
州遂定權大會於公安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乃
增給步騎鼓吹勅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

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曜于路仍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爲之慘戚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嗟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時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權哀痛甚爲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勅王者命絕之日皆上

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爲牋疏嘗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邪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旣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云天下未定闔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

公瑾昔要子敬乘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蘇張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竒至可以次於

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荅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瘡夷堅薨復隨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三千騎五十匹進破

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
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楊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
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常攻祖郎大爲所圍普
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靡策因隨
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
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
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
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公
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
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人皆呼程公性好施
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
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
子咨爲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少孤貧常以負薪餘閑學
書疏講兵事初爲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
從征伐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爲別部司馬堅薨
蓋隨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
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

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寇賊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吳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各宜盡心無爲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楊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

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先爲用建安中隨周瑜攻曹操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破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蓋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其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之加偏將軍病卒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及權踐阼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

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人支人也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
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為別部司馬及孫
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
征劉勲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
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
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
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
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

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大
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楊賊
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
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
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為將軍
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之東興之役
綜為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
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

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妖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卽將以涇拘昭陽爲奉邑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見欽母練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卽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錄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操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旣服德論者美焉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俱隨孫策爲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

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權中馬鞍衆莫能自定唯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復與周瑜程普拒曹操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操出濡須泰復赴擊操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並不伏權恃爲

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因流涕字之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復命坐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待蓋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圍蜀拜泰涿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邵戰有功又從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也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
年十八長七尺八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
策破劉勲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為督所向無
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武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
託之尤為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
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命以其愛妾
殉葬自臨其葬復客二日家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
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
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竒之拜為校尉建安末

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為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
字文奧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
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
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
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
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
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
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悟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
用為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

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
悍收拷極毒佳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心
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
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
聞權深竒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而誅其黨遷表爲無
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
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楊太守討平山越以
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
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

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
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
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
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
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
民吳遽等爲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遽
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阬
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
爲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

脩子延復為司馬代教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
自變行為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也身長八尺武力過人孫策
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
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
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
又討劉勲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
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問江東可保安否襲對曰江
東之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

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
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為
亂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
見襲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
安十三年從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拼攔
大纜繫石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
前襲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
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纜蒙衝乃橫流大兵
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

今日之會斷絕之功也後曹操出濡須襲從權赴之權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小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船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弩負眊帶鈴民間鈴聲卽知是寧其出入也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往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弃

以示奢也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卽放縱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將僮客八百人往依劉表因居南陽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並起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三年不禮之孫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權校尉凌操祖旣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

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所意乃要寧爲之
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
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
由飛曰吾欲白子爲邾長於是去就孰與臨阪轉丸乎
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縣寧遂招懷亡客并義從者
得數百人與歸吳周瑜呂蒙並薦於孫權權加異之同
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爲篡盜南
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
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宜

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在
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
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
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
彌廣即可漸窺巴蜀權深納之張昭在坐難曰吳下業
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
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
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當勉建方略令必
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行果禽祖

盡獲其士衆遂授寧兵屯當口權之破祖也先作兩函
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
吾豈忘之權爲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
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
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
謂曰今爲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
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
權乃赦之寧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
郡未拔寧建計先徑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

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
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兩射城中士衆皆懼唯
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
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選精銳五千人
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
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
吾咳嗽不敢涉水涉水即爲吾禽肅便選千兵益寧寧
乃夜往羽聞之不敢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
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雉兩縣後從攻皖

通志吳列傳三十一
十一
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卒破獲朱光計
功呂蒙為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操出濡須號四
十萬衆臨江飲馬權率衆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為
前部督權密勅寧出斫敵前營特賜美酒衆殺寧乃料
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
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
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
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次通酌兵各一
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出徑詣曹操營拔鹿角踰壘入營

斬數千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
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賊不然無以
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
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遂退自是權益貴重寧
增兵二千人寧雖寵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
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
會疾疫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
欽凌統及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
奄至寧引兵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必不

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
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
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
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乃令寧將兵
徙屯半州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
不即還後寧齋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兒還
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
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卧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
船攻寧寧聞之故卧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

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
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
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
急上寧涕泣歔歔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
卒權痛悼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
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奸猾斂
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事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
前鋒輕舟獨進爲甘寧射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

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
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
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
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
侮慢面折不為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荅衆
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殺
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
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破壞斬首千餘其屯遂降
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

江夏統為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
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
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
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為承烈都尉後與周瑜等拒破曹
操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為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
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邊寇中郎將領沛相
與呂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征合肥為右部督時
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
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

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板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
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
絕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
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
患無人權遂留統於船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
藥故得不死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
權者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
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
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

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屢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門統素
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廿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
吏懷手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
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
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
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
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及
是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封復襲爵
領兵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跡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蕪湖令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操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靡退走有所殺傷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爲魏稱藩魏使邢

貞尹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旣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成縣爲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

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張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也便引軍返諸將乃服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當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姦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

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洛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闔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督斬備護軍

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
尚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時諸葛
瑾揚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自渡不絕璋曰
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軍上流
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
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曰權稱
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寵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夫所領
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
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侈末至彌其服物僭擬
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
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
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
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
創夷稍遷偏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
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
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
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

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
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
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涂
塘天寒雪甚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
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
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
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
以奉為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
高其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

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將諸葛誕據壽春夾降魏人
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
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休與張布
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
大事休召奉謂曰綝秉國威將圖不軌欲與將軍誅之
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
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
布日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二年假節
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為救蜀之勢

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從萬或之言共迎立
孫皓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
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
元年奉復率衆治涂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
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二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
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
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列傳三十二

通志一百十九

